



## 新艳秋···苦尽甘来列门墙

《贺后骂殿》是京剧程派传人新艳秋的经典戏：贺后（新艳秋饰）因太孙死因不明，当殿痛斥宋太宗，致太宗理屈谢罪。看画上英气逼人的贺后，想起一付挽联：“艳丽舞台苦女子淑程派为一代红伶，明静学堂好园丁传国粹化桃李芬芳。”新艳秋98岁高龄辞世，挽联是对她跌宕一生的真切写照。

“苦女子”新艳秋，生于1911年，民国时期列京剧“四大坤旦”、称“坤伶主席”。她9岁学梆子，11岁改西皮，15岁以艺名“玉兰芳”登台。曾拜荣蝶仙、梅兰芳、王瑶卿为师，因酷爱程砚秋表演而专攻程派，改名“新艳秋”。因家贫，只能偷师学艺——台下观看，私下比划；因程砚秋早年立规不收女弟子，终无缘行拜师礼。再后新艳秋因钟爱程派及生存发展需要，打出旗号演程派戏，声名鹊起，由此引发“师徒”芥蒂，相遇时程砚秋脸色凝重，新艳秋不敢伺候。

挽联里的“好园丁”“传国粹”是指新艳秋后半生悉心栽培后进，传承国粹。由于政治原因，建国初她几近淡出梨园。此间（1954年）程砚秋先生接受新思想，对新艳秋尽释前嫌，然而，这对“师徒”机缘差池，在程砚秋生前，新艳秋终未能公开拜师。1959年北京筹划纪念程砚秋先生逝世一周年，周恩来欲点要新艳秋参加，主办者多方打听，才在江苏省京剧团找到几与外界失联的新艳秋。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了演员，周总理看到新艳秋衣着过分简朴，特地派人给她订做了一身浅蓝色西服。以后新艳秋出场渐多，盛名再现，老而弥馨，大有“程派弟子各有长优，加起来不及一个私淑弟子”之说。纪念程砚秋先生逝世25周年，新艳秋以73岁高龄与程门弟子合演《锁麟囊》，还独立担当压轴大戏，轰动了海内外。彼时，程夫人一句“你就是程门弟子”，新艳秋激动得潸然泪下……

前半生命运多舛的新艳秋，最能体会雪中送炭的温暖，逢重大场合必穿浅蓝色西装。她说：“旧时代唱戏被人歧视，受尽了各种折磨。而毛主席、周总理这样关怀我，连我衣服这样的小事也惦记……”她台上唱戏，台下授课，传带出了张火丁、钟荣、张丽平等一批程派新人。

做印市/绘

周文静/文



淮安市侨联  
周恩来纪念馆管理局 联办  
淮安日报社

仿佛是二十多年前的事。那时候我还是个十多岁的孩子。

秋冬一日午后，后村突然热闹起来。鞭炮噼里啪啦响了好一阵。前村人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喜事，走门串户地询问着。

可是没人知道。就这样，妇女们集中在一块，纳鞋底，或扯着棉花捻出一根根棉线，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东家长西家短。

直到晚间，才知道原来是后村的大男子得了个媳妇，说是从云南带来的。

大男子，那时三十好几了。长得模样也不错，高高大大的。没娶上媳妇，大概是因为家里穷。那时村上好多人家盖上了砖瓦房，而他家住的还是草房。况且还有一个弟弟。

大男子也能出去苦钱，可是苦来苦去，没多少结余。他多少还是有些太老实了。这些话我们都是听那些妇女闲聊时说的。

现在好了，他终于讨个媳妇回来了。三十多岁的人，终于归圆了。我母亲说着这样的话，像是在心里卸下一个担子似的。

隔日，大男子家举行了婚礼酒席。我母亲带我一起去了。

小屋的东房间，收拾了一下。贴上了红纸剪的双喜，为小屋增色不少。大男子这时和他父母一起笑盈盈地招呼着四乡八邻，只是不见那个云南新娘。

我们一群孩子，很想看看新娘子的模样，挤着不大的窗户，或是门缝，偷瞄着房里的人。终因太暗淡了，只看见一个模糊的

身影斜坐在床上。

后来多日，我们一直都没有看见云南新娘的模样。

她好像不是一位新娘娘。我们这些孩子都犯着嘀咕。大人们听见了这样的话，举手就要来打：要你们小孩子家管，玩你去。

不多时，便要过年了。

家家户户都忙着蒸馒头。这时候，也不知是谁说的，说后村那个小云南，和面蒸馒头，倒是绝对呢。面和得非常好，发得很泡，馒头弄得透宣。人们都啧啧称奇，说人家那边就喜欢吃这些面食，所以面做得好。多晚请她来教教我们怎么弄的。

村里的妇女就这样接受了一个外地媳妇。云南新娘也好像

在这个时候才真正走进人们的视线。

云南新娘姓阮，人们喊她莲花。的确长得挺素净的，皮肤白白的，高高挑挑。值得一提的是，她还有一只粗辫子，油亮亮的。讲起话来，喜爱笑。村里人到这个时候才真正见着这个异乡来的漂亮姑娘，不禁都羡慕起大男子来。说大男子修到了，赚到了。

大男子呵呵地也没啥话说，过年就带着这位新娶的媳妇前村后村地转悠着。

农村有句老话，有钱没钱，娶个媳妇过年。大男子是做到了。不知是谁为他讨来这样的媳妇，也不知这里面还有什么故事。不过这一切都木已成舟。

开春，人们惊奇地发现云南新娘的肚子挺了起来。至此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真正成了村庄的女人。

大男子好像从来没发现生活是如此美好，一下子什么都好像有了。他干活好像更加起劲。村人每天都看见他骑个破自行车，天刚亮就出去找事。他后来跟一个建筑队做瓦工，每天砌墙拌沙石，天晚时，从我家门前经过，我都见着他累得像只灰熊。

大男子的孩子在六七月出生，天很热。不过云南新娘倒是没觉得怎样。她说他们那里一年到头总是热乎乎的，来这里的一个冬天，真是没把人冻死。她为大男子生了一个男孩，大男子真是做梦也要笑醒。喝满月酒的时候，大男子有点激动过度，喝多些酒，吐得一塌糊涂。嘴里嘟

嘟囔说了一大串，好像这么多年在人前没有抬起的头，终于抬起了。

后面的几年里，大男子终于盖上了砖瓦房。一家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算是其乐融融了。孩子转眼间到十岁。

云南新娘业已熟悉了我们此地的生活习惯。连说话口音，也有点这里的味道了。她依旧白净净的，像名字一样。不过她那只乌黑油亮的辫子，不知何时剪去了，留着我们乡下妇女常见的齐耳短发。

后来，那年春日的一天，大男子照常出去做事。晚间他回来后，发现莲花不见了。怎么找都找不到，四处打听，也没什么音讯。

村人开始议论纷纷，说外地女人还是不能找，说走就走，一点情分也不讲。孩子都这么大了……日子刚过得这样好……

大男子没什么言语，抱着儿子，坐在门槛上。好像女人一会儿就会回来似的。

一天一天，大男子等着。人都有点脱形了。村人都劝大男子振作起来。寻好她没把你儿子带走，还算不错了，你一人还能带不了孩子啊！

大男子后来好像也想通了。他可能想着自己这么多年得到了这么多，还知足吗？

日子继续如水般缓缓流淌。

秋日里，稻子快要收割了。成片成片的金黄色，在田野里，随着秋风，此起彼伏。白云若闲，棉絮般散在湛蓝的高天之上。鸟儿在田地上空啾啾，一会落下，一会腾起。乡村在等着一场收获，一种喜悦。

阮莲花就在这个时候回来了。还是原来的模样。她见到村人客气又熟稔地打着招呼，笑盈盈的。她好像没一丝羞惭，没一丁点愧疚。好像她只是出了趟远门回来了。

十岁的孩子，还是亲切地叫她妈妈，哭了起来。大男子也没说啥。女人回来了，家又归圆了。他还能去打她骂她吗？

阮莲花后来对村人说，她是回了一趟云南老家。出来这么多年，家里一点音讯都不知道。不和大男子说，是怕他不让回去。大家听她这样说，都怪大男子：这么多年应该和媳妇回去一下的，老丈人家还能不走走啊。大男子呵呵地笑着。

稻子收下了，麦子又种上了。大地经历了一些繁忙后，终于安宁了下来。家家户户又开始守着日子，等着过年。

阮莲花此刻也在等，等她肚子里的女儿快些来到。

日头下，她摩挲着手上的那枚金戒指，微微笑着。

## 赞洪泽湖 (外一首)

□ 刘学东

洪泽湖上风光美，  
天蓝水清鸟纷飞。  
夕照渔归波激滟，  
湖天一色惹人醉。

## 观红色景点

红色景点处处观，  
动情之处留影遍。  
待到他朝步履艰，  
往日情怀在眼前。

## 归途 (外一首)

□ 刘礼功

注：夜宿涟水，朝至淮阴，  
凡六十余里，沿途见春早人勤，遂有感而发：

春分已觉日渐长，  
万户千田着异装。  
借问行人何所疾，  
声声布谷蜂蝶忙。

## 夏日观荷

信步临荷池，但见叶田田。  
凉风戏池水，拂香洗尘面。  
菡萏着羞色，那肯他者占？  
目短难及花，驱舟入荷田。  
急急又缓缓，恐伤意中莲。  
近花心更怯，不忍把荷牵。  
六月孩儿面，俄顷雨打莲。  
叶叶跳珠欢，击碎水中天。  
芙蓉笑观者，痴心犹可怜。  
急入擎雨盖，闭目嗅清仙。  
外直中通畅，濯清涟不艳。  
不枝且不蔓，不为淤泥染。  
落红皆有情，肥美叶底鲜。  
待到秋风起，藕实更清甜。  
牡丹芍药好，玉兰月季鲜。  
陶令偏喜菊，濂溪独爱莲。  
如来拈笑笑，谆谆对吾言：  
清香飘四野，河清复海晏。

## 我的淮安， 壮丽起航

□ 于兆文

沿着岁月潮流而上  
我在运河的涛声里  
寻找一个城市的航向  
两千年的风雨  
捻成道道纤绳  
拉着我的梦乡  
我的淮安，今天我要和你一起  
壮丽起航

从吴承恩的河下镇出发  
从周恩来的驸马巷出发  
背负诺言，背负阳光  
一弯运河，一腔热望

我在你灿烂的历史里寻找诗行  
我在你如水的记忆里寻找星光  
寻找穿越风雨的舵桨  
它满载思念的海棠  
至今，停泊在560万颗心房之上  
有一条船，叫“复兴号”  
船身刻下一个城市的信仰——  
包容天下，崛起江淮

我是纤夫，我是行者  
一根桅杆，那是我竖起的誓言  
一面风帆，那是我挺立的胸膛  
不论背上的纤痕多深  
责任如锚，使命满舱

今天，尽管我的行程一路风浪  
从京杭运河到入海水道  
从白马湖到洪泽湖  
从废黄河到黄花塘  
从古淮河到绿草荡  
我要拉着我的船儿  
拉着我祖祖辈辈的梦想  
向着泥泞前进  
向着漩涡前进  
向着险滩前进  
向着激流前进  
我以纤夫的名义把苦难歌唱  
不忘初心，逐梦远方  
我把脚印交给你  
我把青春交给你  
我把忠诚交给你  
我把生命交给你  
我的淮安，今天我要和你一起  
壮丽起航



停泊/周文静 摄

家中，并非古董，也非精品，只是承载着一种不容忽视的真实。没有规律，或坐一坐，或端详一番，或维修一下，仿佛往事可以重来。美好的幻想消散了一切的灾祸与离散，仿佛我还是那个天真无忧的孩童，人生的帷幕还未来得及打开，一切充满了希望。

## 一只凳子

□ 张国华

拆迁后，搬了几次家，诸多物件变卖的变卖、遗弃的遗弃。搬进新房后，惟剩下一只破凳子放在客厅，怎么看都格格不入，有几次竟被小孩提着扔到了垃圾桶。连来做客的亲戚都问，怎么家里还放着这么一只老古董。

这只凳子和我年龄相差不多，时间久了，多少有些难舍。

七八岁的光景，旅居安徽的姑父来见我奶奶，从父亲及叔伯的对话中得知，姑父回来另有要事。因历史原因，他自襁褓中不得不远居异地，后来有了家庭，思虑着回乡，由此，一再运作、一再气馁，最终仍因历史问题，故土难回。

正是这一段时间，他帮我家做了凳子。姑父的木工手艺什么时候学上的，他的境况及生活状态因路途遥远，家人知晓不多，偶有信件往来，多是报个平安而已，但自凳子做好后，淮安的亲戚才知他在安徽自小学了手艺养活了一家。

他从废弃的乱木堆里找了两块厚板，从叔叔那儿要来工具，砍了边，刨了面，开始熟练地推刨打凿。很快，第一只小凳子完整呈现出来，宛如一只工艺品，小巧而精致。我坐在上面，得了宝贝似的。据姑父讲，他打造东西，从来不加木契，量好尺寸，一次成功，于是，父亲又请他做了第二只，说给我妹妹再做一

只，省得兄妹两个争。

有这样一幕定格在脑海里——在寂静而清凉的夏夜，我和妹妹坐在门口的老槐树下，和邻居们一起听父亲说古道今，我们坐在小凳上，胳膊抵在膝盖，手捧双颊，盯着父亲，置身在他精彩的情节里摇头晃脑。那真是一个快乐的童年场景。

时隔不久，父亲出车祸去世，年后秋天，又遇变故，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庭如陷囹圄，我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饱尝孤苦无助，境况不堪回首。那段潦倒岁月，总令我长夜无眠，不是在床辗转难侧就是独坐小凳冥思苦想。如此这般，过去了十年，直到后来报名当兵。

老屋关门上锁。三年后服完兵役回来，门前屋后，荒败不堪，家徒四壁，而散落于屋内墙角早已蒙尘的两只凳子，东倒西歪地躺在那里，一下子打消了我有所作为的豪情壮志，陷入沉思——这个家除了两只凳子，我还有什么呢？

偶与妻忆苦，她会调侃，说我凭两只小凳子起家，想想倒是不假。转眼十多年过去，我所居住的乡下早已在变迁中融入城市，我的故乡不复存在，我的生活环境翻天覆地，而那两只与我年龄相仿的小凳子却在无意中少了一只。可惜，却并不伤悲。现在剩下的有些损坏的这只仍留存